

牛郎织女



牛郎织女

(清) 佚名著 赵子贤 阅定
赵遼夫 点校



NLIC2970822161

牛郎织女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牛郎織女

(清) 佚名著 趙子賢閱定
趙逸夫 点校



NLIC2970822161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牛郎织女 / (清) 佚名著; 赵子贤阅定; 赵逵夫点校. --兰州: 甘肃人民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-7-226-04079-9

I. ①牛… II. ①佚… ②赵… ③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42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64148 号

责任编辑: 马海亮

封面设计: 石 璞

牛郎织女

(清) 佚名 著 赵子贤 阅定 赵逵夫 点校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
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5 插页 2 字数 62 千

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2 000

ISBN 978-7-226-04079-9

定价: 10.00 元

阅定本序

赵子贤

十九年冬到天津，时其地甫由天津特别市改为天津市。行至街上，时见平顶砖檐、铁门圆窗之洋楼，高鼻蓝眼、狐裘貂帽乘车招摇者，亦不绝于路。甫至之时，寒冷无比，如苏武漠北，时时搓手；而夏季至初秋则又极热，如羲和汤谷，整日流汗。从初夏至初秋，晚饭后与杨映斗骑车至运河边游泳，顺便过天后宫，买得小说数种，中有《牛郎织女》一册。家乡七夕乞巧之风甚盛，而于牛郎织女故事，往往说得数句辄止。归而读之，其情节与京戏《天河配》及杨柳青年画所表现不同，颇为离奇。而其文字之幼稚可笑，几不能卒读。因甚薄，南

归时置行篋中，备归家后搪塞小儿之求。今夏至兰州，秋以雷中田阴谋之举，随电台到银川。桂秀思家，翻此书出以供消遣，彼亦以语言乏味置之，曰“不若自家讲说”。

2 此书讲天河配，而余得之于天津，又不意携之至银川。天津、银川，由字面观之，俱有“天汉”、“天河”之意，而余家西和本古汉源，亦与天汉有关。此书随余数千里，似非无缘份。因而以桂秀一语之启发，校阅一过，稍作增删润饰，则异日子侄阅读，不至又以无味而置之。今所删者，为不合情理处、前后重复处、不点自明处；所增者为情节上须一二语交待处、转折上须一二语铺垫处、情境上须一二语点染处、行文上须增一二字方顺当处。然而保留原文之大体面貌与风格气度，原书之情节、层次及人物之经历，对话之先后，悉如其旧。仍原作者之书也。

昔毛宗岗加工《三国演义》，金圣叹修改《水浒传》，冯梦龙重订《东周列国志》，皆大刀阔斧，并小丘为峻峰，引溪流为飞瀑，使平庸

之地，显奇幻之景。俞曲园修改《三侠五义》，亦非只着眼于文字，于情节之安排，人物之升降，亦有其主意。今余浅学末造，胸无丘壑，意迟笔涩，不敢放胆乱涂；工余无事，天气渐凉，聊为消遣而已。

二十一年八月于银川

目 录

阅定本序 赵子贤 001 1

第一回

通明殿玉帝宣纶旨

戏织女金童遭天谴 001

第二回

李老君慈心救金童

天孙女被谪云锦宫 011

第三回

牛员外晚年得子

恶马氏唆夫占产 018

第四回

一旦无常员外病逝

喜怒不测金郎被打 026

第五回

金牛星下凡救金郎

恶马氏存心害小叔 033

第六回

大分家仅得一牛

小便宜马氏欢心 040

第七回

2 天孙女宫中思情

玉清宫圣母请旨 048

第八回

太白金星点化金郎

一封遗书留别兄长 055

第九回

马氏女恶贯满盈

会织女河边藏衣 061

第十回

思旧情夜叙天河岸

失职守二次遭天谴 069

第十一回

李老君二次解围

再遭贬各分东西 077

第十二回

天孙如愿鹊桥重会

七夕相逢名留千载 083

后记——有关小说《牛郎织女》及其校订的

几个问题 赵逵夫 091 3

附录

旧本《牛郎织女》 戴不凡 140

第一回

通明殿玉帝宣纶旨 戏织女金童遭天谴

诗曰：

七夕牛郎逢织女，
恩情千载不更移。
三生有幸团圆日，
化乐天宫岂忍离？
为贪欢娱致坎坷，
贬下凡尘受折磨。
感得玉皇补遗恨，
鹊桥一会胜如多。

无论古今男女，总难逃脱一个“情”字。情之所钟，有爱情，有怨情，有艳情，有

痴情。情到最密之处，便是大罗天八洞神仙吕祖师，尚有“三戏白牡丹”故事，至今传于小说，脍炙人口。在下这部小说讲天河配、鹊桥相会的由来，说来如太虚幻境中之楼台亭阁，奇奇怪怪，变化莫测。然立言旨趣，却是《齐谐》志异，寓意劝惩。正所谓：

古寺钟声清夜响，
唤醒世间迷途人。

2

牛郎、织女在前既称夫妇，何有以七夕一相逢之说？考之世说，原来天河之西有织女，乃天帝之孙女，勤习女工，容貌不甚修理。后奉天帝之命，许嫁于河东牵牛郎。嫁后竟废女工，天帝怒，令织女仍归河西。那牵牛郎在河东思之不已，于是有乌鹊架桥，使二仙每年七夕始得一会，这便是七夕鹊桥相会的来历。在下要铺张小说，须先表明原委，免得阅书人驳我荒唐。本意已明，书归正文。正是：

愿将天汉古来事，
留与今人作话传。

话说玄穹彼苍，玉皇大帝坐镇三十三天，统率九曜二十八宿，掌管日月星辰七政，至尊无极，功德巍巍。时正当下界周室中兴，天下太平。新正元旦之期，众神仙朝天，玉帝临朝，登通明殿。但见文武星神，分班朝贺。仙风吹动，香烟缭绕，殿上笙箫笛管，细乐悠扬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淡月疏星绕建章，
仙风吹下御炉香。
侍臣鹄立通明殿，
一朵红云捧玉皇。

殿前当驾传宣星官，启帘宣道：“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请驾回宫！”但见太上老君，领着天、地、水三官大帝，福、禄、寿三位星君，南斗星君，北斗星君，正乙玄坛星君，九天雷部星君，太白星君，五谷星君，四值

功曹，九曜二十八宿星君，还有每逢岁底朝见的灶王星君，一齐分班朝贺，山呼“万岁！圣寿无疆！”玉帝宣旨道：“众卿平身！下界厉王无道，国人攻王，王奔于彘，共伯行政十有四年，尚且无事。今太子静主政，岁时如何？生灵善恶如何？监察之神速即奏来。”只见五谷星君高擎牙笏，出班奏道：“万岁洪恩！下界周室中兴，周、召二相辅之，君明臣忠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生灵安居，此乃万岁之赐也！”玉帝道：“想那周太子静，本是下民攻王之时，召伯虎将自己亲生之子顶替交出，换得他一条性命。他自当救民于水火，延周之国祚。能否尽其天命，只在彼耳。”众星君皆俯伏称是。太上老君奏道：“新正初九日，为陛下千秋圣诞，臣已在兜率宫设下蟠桃大会，约会诸大神仙，与陛下上寿，乞请恩准！”玉帝道：“准卿所奏。”老君谢恩毕，又奏道：“此次万寿盛典，乃五百年之一大周期，与往

岁不同，筵上应用百宝俱全，但缺至尊所御用之珊瑚八宝温凉玉杯，须从瑶池西王母处借来，以壮观瞻。”玉帝道：“此乃易事。”便传随身伴第十二金童至御前，谕道：“尔可往瑶池西圣母处，传朕旨意，借取温凉玉杯，不可有误。”金童领旨出朝，驾起神云，竟往瑶池而去。玉帝退朝，诸仙各散。

且说这第十二金童，久慕瑶池宫天孙织女之美名，每思拜谒，恨无机会。今日却逢际遇，欣欣然驾着一朵祥云，直上高山瑶池宫前。按下云头，即有红拂仙女接着，问道：“上仙到此何事？”金童道：“奉旨而来，要见圣母。”红拂仙女道：“既奉旨来，快请进！”金童进了瑶池宫，但见万花齐放，蕊香扑鼻。正是：

天上第一神仙府，
胜似凡间帝王家。

一路仙家妙境，金童无心玩赏，径进宫门。宫门上有几个仙童把守，因系奉旨，故不拦阻，故而金童放胆直至瑶池。将近望月阁，忽闻一阵香风，遥见一位仙女，鬓插一枝梅花，正坐在望月阁下织锦。金童早就闻说天孙织女常在望月阁织云锦。他是瑶池宫中仙女，系玉帝之外孙女，故称作天孙织女。生得花容月貌，却不喜修饰，不搽脂粉，时常淡妆素服，显得冰清玉洁，超凡脱俗。金童不见犹可，一见之时，魂飞魄散，不知身在第几天中。稍停想道：“此时不上前相见，更待何时？”因趋步上前，深深一揖道：“天孙姐姐安好！”织女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是一仙童，似在玉皇殿前见过，因连忙起身还礼道：“上仙似玉皇驾前金童，不知到此何干？”金童道：“奉玉旨见圣母，乞取温凉玉杯。”织女道：“圣母在聚仙台上，与东王公大仙下棋。上仙奉旨，待我与你传达。”金童听说，一发高兴，便

笑逐颜开道：“既然圣母方在下棋，且慢惊动。小仙慕天孙姐姐芳名，恨未一见；今日侥幸得遇，能得接言，平生愿足！”说罢，又是一揖。接着看天孙所织云锦，连声称赞。织女见他眼角传情，又是一个秀美少年，又会说话，禁不住微微嫣然一笑。这一笑，金童却弄错了，以为织女有意，便更近前一步，又恭恭敬敬一揖，带笑说道：“倘蒙见怜，尚望允我陪坐，一展襟怀，聊表思念之情。”织女见他如此莽撞，拉下脸来道：“你既奉旨而来，何得与我多渎，还不速退！倘被圣母知道，负罪不浅！”金童道：“你不肯见怜，我却至诚老实，绝无二心。今日奉旨，不便晤叙，尚望姐姐格外见怜，赠我一件表记，以便后会有期。”说着，使用手将织女鬓上一朵梅花，摘了就走。织女追上几步，欲想夺回。正嚷之间，只见四个值宫仙女执拂过来，织女赶快站住。那几个仙女走到跟前，宣谕道：“奉圣母之

命，速传天孙入见。”织女答道：“遵命！”把个金童吓得魂不在身，也只好随织女一起去见圣母。

进得瑶池宫正殿，只见西王母头带九云冠，身穿百雉仙衣，腰围玉带，手秉如意，端坐殿上。两旁众仙女站班，下面立着许多黄巾力士。织女上前跪下，奏道：“不知圣母有何指教？”金童亦赶忙跪在旁边。圣母道：“吾同东王公大仙下棋已毕，忽然心血来潮，已知宫中有凡心之事，故而别了大仙，立即回宫。一看，一股浊气从望月阁升起，便知是尔织女处有事。尔等无视天界清规，究是何人起意？照直奏来！”织女便指金童手中梅花，陈说了金童的无礼。那金童低头默无一言。圣母对织女说道：“虽由金童起意，但尔不宜一笑留情。情之所系，虽万劫不能挽回。尔难道没有不是？”说得织女面红耳赤，俯首请罪。那金童只是以额抵地，怪自己一时不能自